

柏林二手店



朋友來柏林前便早早叮囑我提前去「偵查」一下柏林的二手店，畢竟，柏林的二手市場在全世界的文化圈都是出了名的。最出名的一個賣點是，幾大二手衣物飾品店賣衣服不按件賣，而是稱重量按公斤賣。

那家最有名的二手衣物商店就在市中心最有腔調的那個街區，各種買手店、工藝品店、咖啡店都在那裏，這一切都是柏林時尚達人們的最愛。

我推門進到店裏，撲面而來的便是一股「二手空氣」的味道。誠實地講，確實有那麼一點點不太清新。不過這毫不影響我「淘寶」的心情，眼前幾排讓人眼花繚亂的衣服已經完全抓住了我的眼睛。

慢慢撫摸着這一件一件頗具年代感的衣服，我彷彿乘坐着一輛時光機，回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喇叭牛仔褲，皮褲皮衣……原來，時尚一直在輪迴，是真的。

這些看似雜亂的舊衣服，事實上是店主和買手精心挑選整理出來的，每一件都獨一無二各有特色。不經意間我便看到老闆娘坐在店裏一角的高腳凳上，化着濃妝卻神奇地並不顯得過於隆重，搭配她胸前粗獷的金屬項鏈剛剛好。她一邊喝着意式濃縮咖啡，一邊略帶笑意地看着熱情選購的顧客們，一臉心滿意足的樣子。

除了衣服，牆邊的架子上還擺了不少「上了年紀」的東西，比如說磁帶播放機，老式座機電話，甚至還有一台腳踏板縫紉機。最有意思的莫過於結賬時看營業



►一位設計師藏家出售的挪威品牌燈具。
作者供圖

話說九龍

據說南宋最後兩個皇帝趙昇和趙昺當年為躲避蒙古兵追殺，隨朝廷南逃到香港。「官富場」（即今天的九龍城和觀塘一帶）時，曾在「官富場」內馬頭涌一塊大石頭上休歇，年僅八歲的小皇帝看到遠處有八座山（鴉巢山、筆架山、獅子山、雞胸山、慈雲山、大老山、東山、飛鵝山）綿延起伏，覺得這八座山的山脈極像八條龍脈，便下御旨把這個區域稱為「八龍」，趙昇身旁某侍衛即提醒皇上道：「萬歲爺，您本身也是一條真龍天子，『八龍』再加上您，應該是『九龍』才對啊！」小皇帝樂見臣下拍自己馬屁，便從善如流地改口稱「九龍」。

以上就是九龍名字的其中一個來源，中國的皇帝制度持續了兩千一百三十二年，唯一一次有在位皇帝駕臨（其實是逃難）香港這塊彈丸之地，並建立行宮，便是宋端宗趙昇與宋少帝趙昺這兄弟倆了，時維公元一二七七年四月。（另一說法是九龍名稱由九龍村而來，從前九龍城寨前有個村莊叫九龍村，名字起源已不可考。有歷史學家指出在南宋以前，文獻中從未出現過「九龍」二字，可見宋帝是賜名這個講法並非空穴來風。）

九龍半島面積約四十七平方公里，十八區中佔有五區，即深水埗、油尖旺、九龍城、黃大仙

我對九龍這個地方滿載感情，因為我在油麻地廣華醫院出世，在慈雲山公共屋邨長大，在黃大仙讀書，在九龍區留下不少足跡。九龍半島最長的一條馬路叫彌敦道，名字來自第十三任港督彌敦爵士，全長三點六公里，沿途經過尖沙咀、佐敦、油麻地、旺角、太子五個港鐵站。記得以前放暑假時百無聊賴，試過從尖沙咀太空館出發，沿着彌敦道徒步到界限街的大坑東球場，走畢整條彌敦道，用了一個小時而已。現在回想，感觸良多。



「上新」

近日，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博物館「上新」，彩釉龍紋琉璃磚、宋長干寺地宮出土銅鏡、大報恩寺遺址出土的生活器物等六十餘件文物亮相。

圖為小朋友參觀明代彩釉龍紋琉璃磚。

中新社

香港沒有海心沙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先說一個信息，筆者在過去的周日（十三日）中午經西九高鐵站北上和晚上從羅湖口岸返港時，雖然已在手機上完成健康碼（黑碼）修改資料，但過關時沒有工作人員要求掃碼。

事隔三年多再次重踏廣州，匆匆半日來回，不僅發現出入境口岸免查健康碼，更發現廣州的夜生活非常紅火，我指的是位於珠江新城的海心沙：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，一處流光溢彩、充滿活力、每一張臉上都寫滿歡樂的地方。

當天下午辦完事，陪同的晚輩請我到海心沙吃飯，說是那裏環境不錯。我們從暨南大學南門開車大約十五分鐘就到，吃飯地方叫花城苑，是一處西洋式建築，周圍綠樹成蔭，主樓二層高，天台有旋轉階梯再上一層，可眺望珠江。不遠處華燈璀璨，晚輩告訴我那裏就是二〇一〇年廣州亞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地方，一下子勾起我的記憶。廣州亞運會過後不久的一個冬日下午，我曾經從廣州新地標「小蠻腰」電視塔平台眺望珠江，當地工作人員介紹，對岸是專為廣州亞運會建的海心沙，當日開幕式有一項獨具匠心的珠江花船巡遊，就是在這裏的江面舉行。

事隔逾十年，無意間調換位置從海心沙眺望珠江南岸，六百米高的「小蠻腰」電視塔的燈飾在雨後夜空中變幻顏色：一會兒紅色、一會兒金黃、一會兒紅藍黃綠相間，腦海裏浮現「赤橙黃綠青藍紫，誰持彩練當空舞」的著名詩句。很多年輕人在江邊碼頭排隊等候登船夜遊珠江，附近江面上有兩座橋相隔不遠，東邊是獵德橋，西邊是行人專用的海心橋。我們繼續往前走，在可容納兩三萬人的觀禮台前面，有一個巨大的音樂噴泉，雨後的江風吹來噴泉的絲絲清涼，周圍聚集至少好幾千人，大多是年輕人，也有小朋友跟隨大人來這裏嬉鬧，有人扮成青蛙向遊人派小禮物，但

似乎未見擺賣食品飲料的攤檔，也許是我步履匆忙沒有留意，亦可能是有關部門有嚴格規管。音樂噴泉和觀禮台之間的廣場被鐵馬圍起來，可能正在籌備搞活動，廣場上四支巨型燈柱一字排開，據說可以打開變成巨幅電視屏幕做直播。站在觀禮台左側向南仰望，這四支巨型燈柱和對岸「小蠻腰」電視塔連成一片，不停變幻色彩，把廣州的仲夏夜空變成一幅繽紛浪漫的圖畫。我在海心沙到處拍照打卡，差點趕不上開往深圳的動車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廣州的夜生活離不開上下九、天河城、沙面酒吧區、白鵝潭酒吧街，近年又有琶醍啤酒文化創意藝術區的「J拾捌」等，據說是香港人主理，我沒有去過，其他幾處都曾經體驗過，不過是在疫情之前，不知現在是否熱鬧依然、興旺依然？相比之下，海心沙公園的夜生活不是傳統的喝酒唱歌跳舞，亦不是逛夜市吃吃喝喝，而是一個全新打造的打卡點：拍照、直播、發朋友圈、點讚、點評、轉發等等，這是屬於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方式。這類夜生活也許沒有直接創造消費，亦沒有直接增加就業，但可以給年輕人下班之後或者周末多一個約會放鬆的去處，多一個在網上與朋友分享的話題，更重要的是，海心沙這類網紅打卡點，為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朝氣、增添歡樂，令年輕人更加熱愛生活、期待明天。當然，每天晚上大批市民和遊客來到這裏聚會觀賞付出的交通成本、帶來的飲料，以及回家之前到附近吃宵夜等等，對GDP貢獻不少。

回港車上想起疫情後社會復常唯本港消費不振，「財爺」陳茂波建議與業界合力把香港夜市搞活搞旺，引起網上熱烈討論，有人提議派夜間消費券、有人提夜間搭車或泊車優惠，亦有人倡議搞十八區酒吧導賞團等等。其實，時代變了，要搞活搞旺夜生活，特區政府和業界必須與時俱進，勇於創新。同樣經歷疫情三年，廣州海心沙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有增無減，當中的原因，值得港人借鏡。



▲廣州海心沙。

爸爸



人生在線

陳家儂

爸爸要來美國出席我畢業禮是件讓我很矛盾的事情。我總是擔心沒有好好照顧到他，怕他累、怕他等很久、怕他倒時差會很睏……但我是很開心的，不是因為我突然多了兩個保鏢，是因為爸爸終於來這個我待了快五年的地方，真真切切地感受我的在美生活日常。

看到爸爸跟男友聊天，講自己跟媽媽談戀愛的經歷、說我小時候的趣事、聊我跟弟弟妹妹的相處……又把襯衫及領帶贈與男友，讓他好好看着我這個冒失鬼。我想這應該是很多人嚮往的相處模式吧。

爸爸跟着我倆到處跑，我總是想帶他多去幾個不同的地方轉轉看看，去不同的餐廳吃飯，多做幾道家裏沒人做的菜和湯。而每天都冇兩個人聽從我的安排，我感覺很幸福，每次都會說：「大家！我們明天幾點出門、去哪裏、看什麼……」媽媽說這兩個男人是任人擺布，準確來說是任我擺布。

我作為爸爸的大公主，對於找到了騎

士，並帶着他跟爸爸見面是一個很特別、很有趣的經歷，慶幸他也欣賞我的男友，他們兩人相處得非常不錯，慶幸自己多了兩個貼身保鏢。男友幾天裏也忙前忙後照顧我們，當司機，當導遊……也因爸爸的到來學到了幾分幽默和詩詞文學。如果媽媽在場一定會說我們三人傻傻的。

好多人都說，你爸爸看上去好年輕啊。只有我心裏覺得爸爸臉上多了幾道歲月的痕跡，看他有時走長路怕他腳疼，看他偶爾乾咳怕他難受。

小時候覺得他百毒不侵，是個巨人，太辣的吃不下給爸爸、太多了吃不完給爸爸，看到有蟑螂、有飛蟲，害怕了，半夜敲門找爸爸。現在遇到事情還是會打電話找爸爸抱怨一番，他也會不厭其煩地安慰我，叫我不要太在意。

現在偶爾還是會覺得爸爸活得年輕，愛在社交平台上發自己寫的東西、拍的照片。來美國後更能體驗到，他加我幾個朋友的微信，跟男孩們看球、聊天……

在美這短短的一個周末，男友和我帶爸爸去了周六的早上市集和查爾斯頓的海邊。跟爸爸吐槽男友對於停車的執著的同時，多了我們兩父女拍照的時間。看看那些打卡的

景點和雕像，牽牽手吹着海風。

記得前兩年回香港時，我跟爸爸坐地鐵，我時而挽着他的手臂，時而牽着他的手跟他聊天，他回到家裏跟媽媽分享自己心裏甜甜的。的確我們一家五口都愛分享、愛表達，總覺得自己長這麼大了還是喜歡牽爸爸的手，真的像個小孩似的，其實自己也想一直像小孩一樣。

「爸爸，我能看電視嗎？」
「爸爸，我想買這個可以嗎？」
「爸爸，我想去看演唱會。」
「爸爸，我今天六點結束，你能來接我嗎？」
「爸爸，我再也不想上暑課了。」
「爸爸，我不想搬家。」
「爸爸，你能給我些散紙嗎？」
「爸爸，我想回家。」

爸爸雖說不是每次都會答應，或者有時會「甩鍋」給媽媽，可是絕大數的時候他都會盡量滿足我，還有妹妹。

終於要跟爸爸在機場說再見了，我還是忍不住流下不捨的眼淚。我的心情十分矛盾，我們的生活軌跡重疊幾天後又要分道揚鑣，接下來的日子只好在各自的崗位上繼續努力，下次見面時再好好擁抱吧。